

乡村乡贤回归与善治研究

——以台州地区为例

卫启星¹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浙江 台州 318020）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受到密切关注。党的十九大指出，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促进乡村治理有效尤为必要。乡贤在我国不同历史时期，在乡村事务处理过程中发挥着一定的影响力和领导力。在新时代乡村振兴的伟大进程中，乡贤回归必将对乡村善治发挥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乡贤回归 乡村治理 乡贤组织

【中图分类号】D422.6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浙江省台州市开展“万名乡贤帮千村”活动，吸引和支持乡贤助力人才回村、产业旺村、生态美村、文化育村、善治安村、公益扶村。台州市积极以乡贤联谊会为平台吸引乡贤回归乡村，形成“回乡光荣”的社会舆论氛围，乡贤的回归为乡村发展提供强大助力，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取得一定的成效。

1 乡贤以及乡贤回归参与台州区域治理的必要性

在我国社会发展不同的过程中，乡贤经历了乡绅阶段、地方精英阶段和乡贤阶段。乡贤是指乡村地区德才兼备的能人贤者，他们在该区域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道德影响力。乡贤情系故土，对乡村传统文化和村情比较熟悉，他们接受良好教育，具有新知识、新眼界，能够将现代社会价值观念和知识技巧融入到乡村治理的过程中。

从集体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我国乡村也经历了众多变化，其中乡村社会个体化倾向明显。个体观念以及市场经济冲击造成乡村自治举步维艰。乡村传统文化以及规范秩序失去了生存土壤，乡村社会治理急需新元素的参与。乡村村民的自由性以及流动性越来越大，乡村年轻人才流失加剧。浙江省台州市多山，部分乡村地处山区，自然资源虽丰富但土地贫瘠，大量年轻人离乡创业，致使乡村治理人才缺失。乡村交通闭塞，产业不兴，乡村经济停滞不前，积贫积弱。台州乡村自然资源具有较大的开发价值，乡村传统文化具有较大的挖掘价值，乡贤回归乡村有很大的才能施展空间。因此在乡村治理困境背景下，乡贤回归参与乡村治理对于当下的乡村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临海市小芝镇南丰村于2018年2月16日举办了该村首届乡贤大会，南丰村也成为小芝镇第一个成立乡贤会的村。此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小芝镇南丰村乡贤会筹建工作及成立大会筹备情况报告、小芝镇南丰村乡贤会章程、小芝镇南丰村乡贤会理事选举办法、选举产生小芝镇南丰村乡贤会第一届理事会。会后召开了第二次全体会议，宣布选举结果，举行授牌仪式，填写项目建设意见以及认捐意愿表、该村的到会乡贤有三类人才，分别是军人、知识分子和企业家。在此次会议后，乡贤会名誉会长捐赠2000册

作者简介：卫启星(1990-)，女，河南焦作人，硕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书,希望鼓励村里的小孩子养成阅读的好习惯,形成学习光荣的风尚。会议结束后截至2月17日晚共募集现金近100万元。乡贤大理事会负责对基金的监管。这些基金一部分将会用于奖励考上大学的学生,考上“985”、“211”高校奖励10000元,考上非重点大学奖励5000元。另一部分用于乡村贫困老人的补助。但是在兴建文化礼堂这一支出上未达成一致意见。

南丰村乡贤大会成立之后,该村建设局面欣欣向荣,乡贤为乡村发展建言献策,出钱出力,争取以农、文、旅融合为抓手,到2030年(全国2050年),实现全面振兴,将南丰村打造成“宜业宜居、宜游”的新农村,成为台州乡村振兴的示范村,临海乡村振兴的样板村。

2 乡贤回归与乡村善治融合力促发展

2.1 乡贤回归引入乡村发展新动力

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乡村发展不能仅靠乡村内部资源闭门造车,而更需要借助外力支撑,以开放的姿态引来“凤凰”,从而引领带动乡村新发展。乡贤是在乡村之外发展的“能人”,是乡村中具有情怀理想、视野资源的人群,让这些少数先富个体返乡来带动后富乡民成为乡村发展的强烈呼唤。乡贤成为乡村发展的重要社会资源,乡贤的回归可以为乡村发展带来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资源。比如在2017年浙江台州三门县联络在外乡贤1100余名,在换届选举中产生60多名乡贤带头人,筹集教育基金1000万元,签约项目43.6亿元,达成意向投资5亿元,极大地促进三门县经济发展,也打造了台州市“万名乡贤帮千村”活动的“三门样本”。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和基础,乡贤的回归不仅带来资金,更要让资本落地,成为乡村产业,为乡村注入市场理念,激发乡民积极性,实现乡民在乡村就业。比如台州临海市以“回归工程”为载体,以联谊会、商会、招商办为纽带,积极吸引乡贤回乡投资创业。

2.2 乡贤回归促进乡村文化新发展

乡村振兴离不开文化的引领,乡贤回归有助于乡村文化新发展。乡贤回归成为乡民的榜样,见贤思齐,榜样的示范作用能够教化乡里,感化乡民。乡贤文化集中体现了乡村的人文精神,在宗族自治、民风淳化、伦理维系及激发乡土情感、维系集体认同感等方面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一方面可以吸引更多的贤者回归故乡建设发展,另一方面乡贤反哺乡村的行为会对乡村中的年轻人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将“乡情”秉承。乡贤文化根植乡土,在乡贤回归乡村的过程中,建设乡贤馆、乡贤墙等文化载体,展示乡贤公德、乡贤事迹,讲好乡贤故事。乡贤文化所蕴含的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优秀文化元素将乡贤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融合,真正使助人为乐、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高尚品德,在乡村落地。同时在乡贤文化引领乡风文明的过程中弘扬积极的思想文化,摒弃乡贤文化中过时消极因素,从中提炼出符合当今时代需要的思想观念,传承乡风文明,实现文化育村。

2.3 乡贤回归提升乡村基层治理新能力

乡村的日益发展对于乡村治理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乡村治理的主体主要为村庄“两委”,乡贤回归参与乡村善治应处理好与村“两委”的关系。第一种是回乡参政议政,乡贤参与村委会换届选举,成为村“两委”成员,以村“两委”为平台带动乡民发展,成为村庄建设带头人。在台州温岭市开展的“千名乡贤帮百村”活动,温岭石塘村民在回归乡贤的带动下,创办精品民宿,促进旅游业的发展,乡贤参与乡村建设,构建了乡村治理新机制。第二种是乡贤成立组织,以独立的形式存在乡村治理的体系中,发挥参治、议治的作用。比如乡贤理事会、乡贤参事会等组织的成立,在发挥乡村基层党组织核心作用的同时,发挥乡贤组织协商议事的辅助作用。第三种是乡贤个人以自发或组织委派的形式参与乡村治理。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台州仙居县溪港乡金竹岭脚村正是在被委派到该村的“第一书记”张新建的带领下,化解村委矛盾,增强村民凝聚力,使该村“村风清淳、班子清和、村务清明”成为远近闻名的示范村。

3 乡贤回归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3.1 乡贤标准的确定——是否统一可量

乡贤原指为品德、才学为乡人推崇敬重的人。这是从德行方面对乡贤的界定。也有学者从学识和社会贡献角度来界定乡贤,认为知书达礼,才识卓越之人为乡贤,或者心系乡村发展,对乡村发展贡献较大之人为乡贤。由此可见,乡贤无论是德行、学识还是社会贡献三个角度来考量,都是受政府和基层民众普遍尊重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目前,浙江省台州市各类乡贤登记在册人数有13164人。如此庞大的乡贤队伍标准如何确定,标准是否统一可量,是否有个别乡贤未被吸收到在册名单中。

3.2 乡贤二代回归问题——是否后继有人

乡贤回归乡村,一部分原因归于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乡贤回归乡村有位可为。另一部分原因在于乡贤对乡村发展的密切关注,是割舍不去的“乡愁”。一代乡贤经过自己的努力,积累资产和资源,离开乡村去城市享受更好的社会服务。乡贤二代成长在城市,逐渐隔断与乡村的联系和记忆。没有“乡愁”这根感情的维系,乡贤二代是否愿意回归乡村,“子承父业”接着干父辈未竟的事业。

3.3 乡贤的管理范围——是否包治百病

乡贤在乡村对于乡民来说具有一定的领导力,对乡村事务的发展具有影响力。但是,乡村治理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深入了解乡村实际情况才能办好乡村振兴。回归的乡贤一是对新时代新农村乡村发展情况,对村民素质以及关心的问题,村民之间、村民与村委之间亟需解决的矛盾等不了解。第二,回归的乡贤管理范围如何划定,乡贤是否包治百病,是否能总览全局。这就需要明确乡贤的管理范围。

3.4 乡贤组织的生存、运营与监督问题

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指出:“积极发挥新乡贤作用。推动乡村治理重心下移,形成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的多层次基层协商格局。乡贤组织的建立是现代乡村治理的新形式,在乡村传统文化与农村空心化的影响下应运而生。在此过程中,乡贤组织的生存、运营以及监督问题该如何保障。

3.5 乡贤治理的制度建设问题

现代治理的核心是以“法治”代替“人治”,也就是以制度因素代替人格因素成为合乎法律的治理。但是乡贤参与乡村治理解决的是谁来治村的问题,却没有解决治理的制度问题。乡贤治村这种精英治理的模式,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依赖治理个体的道德自觉性。并且乡贤和乡贤组织往往在乡民中有较大的号召力,一方面有利于加速乡村发展进程,但是在另一方面,这种影响力也会削弱乡村基层党组织造成村“两委”萎缩。因此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制度建设关系到这种乡村治理新形式的未来,制度建设既是乡贤治理长效运行的制度保障,也是乡贤治理的约束框架。

4 对策研究

乡贤回归参与乡村善治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各个环节均需要有力保障。从乡贤的界定与搭建平台吸引回归到建设制度与组织保障,环环相扣,不能脱节,来保证乡贤在乡村善治的过程中发挥最大与最有效的作用。

4.1 多标准吸引乡贤回归

吸引乡贤回归不能只将眼光放在物质资产富裕的从乡村走出来的经济能人,还要注重吸引管理型、文化型以及道德榜样型乡贤回归乡村。不仅要善于吸引在外乡贤,还要善于挖掘当地新乡贤,当地新乡贤更加了解乡村情况,更加了解本地风土人情,更能做到因地制宜。

4.2 多方感情维系留住贤二代

为了吸引乡贤二代能关心、重视乡村发展,这就需要从小注重乡贤二代“乡愁”、“故乡情”等感恩教育,培养乡贤二代对故乡的感情。同时,在乡贤二代回归乡村、建设乡村的过程中,要创设良好的政策环境,争取留得住人、能让其施展才华,为乡村发展贡献力量。

4.3 厘清管理范围,做到守土有责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过程中,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乡贤回归,这种精英人才对于乡村发展应起到辅助和补位功能,应协助村委会共谋乡村发展大计。但是,可以鼓励乡贤回村参与乡村发展以及管理事务。在此过程中乡贤组织需要与村委会厘清管理,明确责任义务,防止管理死角,防止重复管理。

4.4 让乡贤组织在阳光下有序运行

乡贤组织在乡村的生存、运营与监督需要一系列的机制来保障,让乡贤组织在阳光下有序健康运行,在乡村治理以及乡村振兴过程中发挥最大作用。在乡村建立落实公开、公示、公平、平等制度,加强基层村民的民主监督,完善民主监督渠道,健全乡贤治理体系,保持乡贤的完整性与纯洁性。进一步完善乡贤组织的监督机制,组建乡贤廉洁自律监督队伍,强化乡贤廉洁监督,把廉洁监督纳入乡贤组织日常工作,让乡贤真正参与乡村善治,远离腐朽的家族宗派制。

4.5 完善制度为乡村治理保驾护航

乡贤回归需要完善制度保障,让乡贤“名正言顺”地参与到乡村治理中。一要给予政策支持,出台相关政策,让乡贤参与治理有规可依。二要给予荣誉,让更多的乡贤在回归乡村治理中感受到家乡给予的荣誉。2016年一月份台州市委宣传部、台州市文明办、台州市农办、台州市文广新局、台州市工商联、台州日报社、台州广电总台联合开展首届“台州乡贤”推荐评选表彰活动,在社会上引起广泛良好影响。三要给予乡贤职位,让乡贤有位可为。比如,“仙居县2018年村组织换届选举,有237名乡贤当选村干部”,这样用职位和责任真正留住乡贤,是乡贤回归加入乡村治理的一条有效途径。

综上所述,乡贤回归过程中仍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乡贤参与乡村治理还需解决许多问题。在做好乡贤回归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中要真正的让乡贤“想回来”、“回得来”、“留得住”、“干得好”。通过浓浓的乡情维系,要让乡愁找到归宿。为乡贤提供大有作为的空间,让才华找到舞台。大力支持乡贤回乡创业,让乡村发展找到支点。创新乡村治理体制,引入乡贤让治理找到新路。创设条件,方便乡贤回归,为还乡找到通途。

参考文献:

- [1] 李宁. 乡贤文化和精英治理在现代乡村社会权威和秩序重构中的作用[J]. 学术界, 2017(11): 74-81.
- [2] 刘淑兰. 乡村治理中乡贤文化的时代价值及其实现路径[J]. 理论月刊, 2016(2): 78-83.
- [3] 李传喜, 张红阳. 政府动员、乡贤返场与嵌入性治理: 乡贤回归的行动逻辑——以L市Y镇乡贤会为例[J]. 党政研究, 2018

(1):101-110.

[4]肖昭,李白,熊雅.加强乡贤文化建设的对策探讨[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18(1):107-112.

[5]丁萍.乡贤文化是美丽乡村建设的“源动力”[J].人民论坛,2017(31):100-101.

[6]王春娟,秦行国.乡贤在传统社会的历史形态及其差异[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1):116-119.